

狐变

22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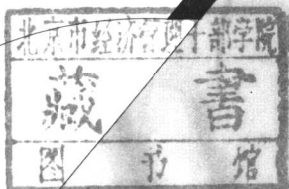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5-5/

1
22

71821

狐变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22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22)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-225-01488-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狐变》这个故事，是由一种十分怪异的理论发展出来的。这种理论认为整个宇宙中的一切都在不断扩大，进度是每天一倍。如果这种理论是对的，那么只要有什么是不在扩展之列，那就必然每天缩小一半。

谁都知道数学上的一个问题：一数除以二，永远可以除下去：所以在理论上来说，这种“缩小”永无止境，可以小得比分子、原子、中子、质子更小，一直设想下去，奇趣无穷。幻想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，题材可以提供丰富的想象，自然是一个因素。

《狐变》故事中的那位酒先生，当然是科学怪杰式的人物，可惜下落不明，不然大可在别的故事中出现。

“聚宝盆”可以说是所有卫斯理幻想故事中，立论、根据、设想最完美的一个，把聚宝盆这件宝物，设想为“太阳能金属物件立体复制机”。可是在故事上，却又相当简单，本来，可以先从历史故事开始，从明朝到太平天国，再到现代。不过当时写作时的情形如何，已不记得了。既然写成现在这种样子，当然总是有道理的。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狐变

第一部：细菌大小的狐狸

春寒料峭，北风不断发出呼啸声，细雨令得视野模糊。天黑了，做什么最好呢？自然是几个朋友围着火炉天南地北的胡扯。那一个晚上，我们正在享受着那样的乐趣。

所谓“我们”，是我和几个朋友，我们全在一位朋友的家中，这位先生有一个很少见的姓，他姓酒，而他恰好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徒。

这位姓酒的朋友的祖上，可能是满洲人，他们家中以前出过好几个大官，其中有一个从小就喜欢航海，所以在海外置下了不少产业，就在他祖上遗给他的一幢古老的大屋中。

那幢屋子已有了多少年历史，连现在的屋子主人，也说不上来。不过屋子虽然老，却还很结实，一阵一阵风吹过，窗子一点也没有发出格格声。

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，都托着一杯主人供给的好酒，所以话题也多得难以记述，忽然间话头一转，一个朋友指着我说：“卫斯理，你很喜欢写科学幻想小说，有一个题材，你一定想不到。”

如果你也是写小说的话，那么，你一定也会不时遇到相同的情形：有人热心地将小说的题材供给你。

喜欢供给他人小说题材的人，本身一定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，这是可以肯定的事，因为每一个写小说的人，至少都知道一点，用别人供给的题材，写不出好小说来。

所以我对那位朋友的提议，反应并不热烈，但是我却也

绝不拒绝。

因为既然可以作为科学幻想小说题材的事，一定是很古怪的事，而我喜欢听古怪的事，即使是古怪的设想，我也喜欢听。

我笑着：“请说。”

这位朋友先清了清喉咙：“宇宙究竟有多大，没有人可以回答，有一派科学家，提出的理论是，宇宙无时无刻不在扩大，扩大的程度很厉害，譬如说，每天都扩大一倍。”

几个人都静下来，听那位朋友发表伟论。

那位朋友呷了一口酒：“宇宙在扩大，地球也在扩大，如果地球上的每一样东西，都一天扩大一倍，作为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，是完全无法觉察出来的，是不是？”

另一个朋友笑了起来：“当然，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在扩大，就算一天扩大十倍，也是觉察不了的。”

那个朋友笑道：“我说的是一倍，而我的故事是，地球上每一样东西，都在扩大，其中有一个人，忽然因为某种原因维持不变，那会怎样？”

这个朋友的假设立时引起了一阵讨论，这的确是很有趣的想象，如果有一个人维持不变，其他的東西都每天在扩大一倍，那么，到了第七天，一个原来六呎高的人，就会变成只有半吋大小了。

如果他继续维持不变，那么，他的身体，等于每天缩小一半。

那样的结果，他可能缩得比细菌更小，比原子更小，如果在那时，他还能够生存的话，那么，在他眼中看出来的世

界，不是奇妙之极的么？

我在大家热烈的发言中，也参加了一份，我道：“这个设想太妙了？这真是一篇极好的科学幻想小说的题材，可惜我写不出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位朋友问。

“当然，你想想，执笔写那样的小说，需要多么丰富的学识？不是对每一种物质的结构有着彻底的了解，怎能写得出来？这个人到最后，小得可以看到水的分子，水的分子结构，你能详细描述出来吗？那时，他应该看不到水了，在他看来，水就像是一大堆黄豆一样，如果他继续“缩小”，水的分子会愈来愈大，那时，一个水分子，就可以把他压死了。”

另外几个朋友笑了起来：“那么他岂不是没有法子喝水了，他只怕要渴死！”

这句听来很荒谬的话，在真有那样情形出现的时候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实情，所以，我们几个人，都一起轰然大笑了起来。

在我们轰笑中，我们都发现我们的主人，坐在沙发上，望着炉火，转着手中的酒杯，一言不发。

我首先停止了笑声，叫着他的名字：“博新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博新忽然站了起来，在他的脸上，现出了一种十分厌恶的神情来，他瞪着我，粗声粗气地道：“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笑！”

所有人的笑声都停了下来，望向他。

虽然我们全是熟到不得了的朋友，但是作为一个主人，

博新的行动、言语，究竟还是十分不礼貌的，如果他就此算了，那么，或许气氛只是遭到暂时的破坏，我们还可以转换话题，再谈下去。

可是，他在讲了那样一句话后，像是他心中的厌恶情绪还在迅速地增加，是以他又向着那个首先提出这种新奇有趣的假想的朋友道：“你也太无聊了，什么不好说，怎么讲起那样无聊的话来？”

那位朋友涨红了脸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过了半晌，他才道：“这……应该很有趣……”

我看看情形不对，好朋友可能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小问题，而无缘无故地吵起来，是以我忙打了一个呵欠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家了！”

另外两个朋友也勉强笑道：“是啊，打扰了你半天，该走了！”

本来，在我们几个熟朋友之间，是谁也不会说那样的客套话的，可是这时候，酒博新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，各人都觉得很尴尬，是以讲话也客气了起来。

酒博新勉强笑了一下：“好，那么，再见了！”

他话一说完，就自顾自转过身，上了楼。

我们平时都知道他这个人的脾气多少有点古怪，但是他这样的行动，却也颇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有几个朋友，甚至已怒形于色，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大衣，穿上了就向门口走去。

一时之间，所有的人都走了，只有我还站在炉边。

最后离开的那朋友，在门口停了一停，向我道：“你为什

么还不走？还在等什么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等什么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走，我看博新的情绪很恶劣，他可能有什么心事，在他需要朋友的时候，我们不该离开他！”

那朋友冷笑了一声：“他需要朋友，哼！”

他在“哼”了一声之后，重重关上门，走了。

我在炉边坐了下来，慢慢喝着酒，刚才，炉边还只听得此起彼伏的笑声，大家争着来说话，但这时却静得出奇，只有客厅一角那只古老的大钟在发出“滴答”、“滴答”的声音。

我大约独自坐了半小时，才听得楼梯上脚步声传了下来，我并不抬头，因为我知道除了博新之外，不会有第二个人。

脚步声一直传到我的近前才停止，然后，便是博新的声音：“他们全走了？”

我身子向后靠了靠，抬起头来。

我发现博新的神色很苍白，神情也有一股异样的紧张，我略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：“他们全是给你赶走的。”

酒博新的双手掩住了脸，在脸上抹着，然后又缓缓地移了开去，他在我的对面，坐了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站了起来：“现在，我也告辞了！”这一次，他的反应却来得十分快，他忙道：“等一等，你别走！”

我望着他：“我们是老朋友了，如果你有什么心事，可以对我说。”

博新挥了挥手，像是想挥走什么虚无的幻想一样，他苦笑了一下：“没有什么，我没有有什么心事，嗯……你们，你们

刚才在说的那种事，真有可能么？”

他像是经历了很大的勇气，才发出了这一个问题来的。我摊了摊手：“你怎么了。什么时候，你变得那么敏感？我们只不过在讨论着一篇科学幻想小说的题材，你联想到了什么？”

他又低下了头，双手括着头，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我的心中，充满了疑惑：“看什么？”

博新并不回答我，他只是向楼上走去，我只好跟在他的身后。

我知道他的书房是在二楼，可是在进了他的书房后，他从一个抽屉中取出了一串钥匙，又带我上三楼去，我忍不住道：“你究竟要我看什么？”

他仍然不出声，一直向上走着。

我到过这幢古老大屋不止一次，但是我却也从来未曾上过三楼，这时，我时，我才知道，在通向三楼的楼梯口，有一道铁门拦着。

他用一把钥匙打开了铁门，将铁门推开。

我只觉得气氛愈来愈神秘，是以不得不说几句笑话，想使气氛变得轻松些，我道：“原来你还有大批宝藏，藏在三楼！”

他却似乎并不欣赏我的话，只是回头，向我瞪了一眼，“跟我来。”

我无法可施，只得跟在他的后面，走上楼梯去。

三楼有铁门拦着，当然是不会经常有人上来的，但是也

一定经常有人打扫，是以到处都十分干净，并不是积尘老厚的那种可怖地方。

我心中十分疑惑，因为我不但不知道何以他今晚会突然失态，而且，我也不知道他究竟要我去看一些什么东西。

我也没有去问他，因为从他的神情上，我知道就算问他，他也不肯说的。

而且，这房子只有三层高，大不了他要给我看的東西是在天台上，那我也立时可以看到的了，又何必问，去碰他的钉子。

我跟在他的后面，到了三楼，他又用钥匙打开了一扇门，一打开门，他就着亮了灯，那是一间很精美的书房，四面墙壁上，全是书橱。

我跟着他走了进去，直到这时候，我仍然不知道他的葫芦中卖的是什么药。

他来到了写字台面前，写字台上，放着普通的文具，还有一只高高的木盒子。他一句话也不说，面色苍白得很可怕，我看他打开了那盒子，捧出了一具显微镜来，放在桌上，然后，又着亮了台灯，照着显微镜。

这时候，我已经知道，他是要我从显微镜中去观察什么东西了。

然而，我的心中，疑惑也更甚。他不是生物学家，我也不是，他神情那么严肃，要我在显微镜下，看一些什么古怪的东西？

他拉开抽屉，取出了一只小小的盒子，取出了一片玻璃片，放在显微镜的镜头之下。

然后，他将眼凑在显微镜上，调节了一下倍数，抬起头来。

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我不禁吓了一跳，因为他面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跳动着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才被疯狗咬了一口一样。

他的声音也有点发颤，他道：“你……来看！”

他那一句话，总共才只有三个字，但是却顿了两顿，我心中的好奇到了顶点，是以我一听得他叫我过去看，连忙走了过去。

他还僵立着不动，是以当我来到了显微镜前面的时候，要将他推开些。当我碰到他手的时候，我只觉得他的手比冰还冷。

那时候，我已经急不及待了，我也不问他的手何以如此之冷，立时就将眼凑到了显微镜上。

当我看清楚了显微镜头之下，那两片薄玻璃片夹着的标本时，我呆了一呆，立时抬起头，又揉了揉眼睛，心中告诉自己：一定是看错了！然后再凑上眼去看。

但是，我两次见到的东西，全是一样的！

那是一只狐狸。

别笑，我的的确确，在显微镜中，看到了一只狐狸！

我再次抬起头来，虽然在我的面前没有镜子，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神情一定古怪得可以。

我甚至感到自己的脖子有点僵硬，我转过头去，向博新看了一眼。

博新的神色，仍然那么苍白，他只是怔怔地望着我，一

声也不出。

我呆了大约有半分钟之久，然后，又第三次凑眼在显微镜上，仔细看去。

这一次，我有心理准备，虽然事情怪异得难以想象，但是我还不致于一看到显微镜中看到的東西，便立时抬起头来。

我定神看着，不错，那确然是一只狐狸。

在显微镜中看来，那狐狸尖尖的嘴，大而粗的尾，还有四只脚，那不是狐狸是什么？虽然它小，但是它身上那浓密的狐毛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那实实在在是一只狐狸！

我这一次，看了好几分钟，才抬起头来。

我在抬起头来之后，先看了看显微镜镜头放大的倍数，那是两千五百倍。

然后，我又将镜头下的标本玻璃片拿出来，向灯照着，用肉眼来看，几乎什么也看不到，硬要说看得到的话，也不过是两片玻璃片中，依稀微尘也似的一点黑色而已，那一点黑色，自然就是我在显微镜中看到的那一只十十足的狐狸了。

我又将那标本玻璃片，轻轻放了下来，再转头向博新望了过去。

我望了他半晌，才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博新忽然笑了起来，虽然他的笑容十分骇人，但是他总是在笑着，他道：“这是什么，你不知道么？这是一只狐狸啊！”

我急忙道：“别开玩笑，这是一个细菌，博新，你有了一

个伟大的发现。从来也没有一个生物学家，发现一个和狐狸一样的细菌！”

博新的面色更加苍白，书房中的光线并不强烈，是以乍一看来，就像是他的脸上，涂上了一层白粉一样。

他喃喃地道：“我自然宁愿那是一个细菌，但是他的确是一只狐狸！”

我也笑了起来，然而我的笑声一样十分怪异，就像是我的喉咙中有什么哽着一样，我道：“比细菌还小的狐狸，我真怀疑你如何捉到他。”

博新却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不是我捉到它，是我父亲捉的。”

我和父亲认识了很多年，我只知道他的老太爷早已死了，那么，这狐狸自然被捉到很久了。那时，我心中着实乱得可以，虽然有着不知多少问题想问他，但也不知从何问起才好。

博新又道：“这狐狸才捉到的时候，和普通的狐狸一样大，可是它却愈来愈小，直到小到现在那样子，被夹在标本片中之后，才停止了缩小！”

我仍然怔怔地望着他。

博新又道：“这和你们刚才在说的——不是很相像么？宇宙间的一切，都在不断扩大，如果有一个人——不，一只狐狸，停止扩大的话，那么，它就变成不断地在缩小了！”

我听得他的话中，好像还在隐瞒着什么，但是却实在无暇细究，我只是叫道：“可是我们在讲的，只是一种假设，一种幻想！”